

書叢學大南湖立國

篇名正史本日

箸勤秀張

行發組版出學大南湖立國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一〇〇〇冊

國立湖南
大學叢書

日本史正名篇 全一冊

定價金圓

外埠酌加運費

著者 張 秀 勤

發行者 國立湖南大學出版組

地址 長沙嶽麓山

印刷者 嶽南鑄字印刷廠

地址 長沙順星橋23號

寄售處 各大書店

序

張君秀勤，余少時時務學堂同學友張君葆元之嗣君也。為人敦篤而好學。學於日本；攻日本史。頃者，以其所著日本史正名篇示余。考證詳密；論斷謹嚴；信傑作也。余昔學於倭京，嘗讀日本史，泛濫及之而已。無所得也。抑國人學於倭者，前後無慮數十萬人；而專治日本史者無聞焉。不可謂非一憾事也。今得君此編為之先導，吾知此後必有聞風興起者。而君黽勉不懈，方將繼此而有作，尤至可喜之事也。君請以一言書其首，於是乎書。

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三十日。長沙楊樹達。

序二

本書計分五章，意在從名義上，描出日本歷史之線索，與中、日間以前多未被注意的關係。所以雖有煩瑣的考證，也並非僅爲明瞭名義的本身。其所牽涉，實甚廣泛。若是不歡喜談考證的、或暫不注意某一局部的讀者，則請先看結論第一節和第四章第二節，當可見本書的態度與內容之一斑。

原來研究外國歷史，決非專爲模仿外國。英人研究印度，美人研究土人，亦非謂藉此即可改善英、美人自己的生活。但今日中國，外國史專門論述的不易流通，以及日本史的被人忽視，推其原因之一，還是由於模仿外國的、崇拜外國的觀念，從中作祟。於是對於非所崇慕的國家，便不屑一顧；對於自以爲值得模仿的國家，便僅知皮毛，也覺滿足。殊不知模仿、崇拜、研究，三者雖可並行，然有時仍須嚴別。外國的真短、真長，決不是用世俗的態度，所能了解的。所以英人研究印度的、美人研究土人的精神，也正應學來，轉用到別的方面。

中、日關係的密切，以及日人的如何研究中國，在此已勿庸述。就是說日本僅長於模仿，在西洋學者看來，亦屬陳腐的說法了（參照張印堂、劉心務譯，商務印書館版，亞洲之地與人一五三至一六六頁）。我覺得中國人欲求自知，至少須先知整個東方；了解整個東方，實以自日本入手爲最便。譬如細察六親眷屬，必能裨益自知之明。所以專自中國人之求自知而言，已極須深知日本了。日本昔雖仿效中國，但此一模仿過程，看來實富有可歌、可泣、可驚喜、可鄙視的複雜滋味。聽說美國愛好電影者，有次開了個仿效滑稽明星卓別麟的大會；卓氏本人，也竟混入參加。比賽結果，真的本人，反只取得第三名。這真是滑稽之滑稽！雖傳聞未必實在，也正反映了成功者虛心求自知的精神、被模仿者與模仿者間之關係。所以日本模仿中國的無數幕戲劇，幕幕都值得由中國人來觀賞一番。而研究日本歷史，自更爲不可緩的事了。

日本史書，成書年代太近，而且語多不實。此亦爲使人厭棄之一原因。然史書、史料與歷史，正須分別觀之。縱然史書有僞，而日本之所以爲日本，決不是沒有歷史的。只恐不願研究，又何患沒有史料。明治以前，外國傳教士，因見日本人那樣熱烈崇拜中國，使用西洋學藝的中國書籍，爲宣傳工具，使之重視西洋。當今的中國，固迥非明治前之日本可比，也決不致有日本人持日本史的西文書籍，來中國要求重視。而且今此世中，研究日本史的新機運，反應自中國人啓導之。

日本文化素質，本甚複雜。中國事物，直接授予者固多；亦有源出他方，而間接傳自中國者：源出中國，而間接傳自他方者。受授之際，已盡交錯牽纏之妙。後此變化，自無需說。欲一一觀其始末，實屬難能。今且止漫談，略說本人對於語源問題的態度。

本書將關於名義的幾個語源，求諸中國，本是一時假定。至於專就所謂「純日本語」的語根，推尋音義相同的中國字，與中國字末收音加母音，以構成日本語尾的說法，亦是否堪稱個人假說，則更是問題。松村任三氏語原類解，本是從中國語求日本語源的。惜未親見原書。然語源之非純來自某一方面，恐不獨日本爲然。中、日語之最古狀態，是否如今日之一爲孤立語 (Isolating)，一爲膏黏語 (Agglutative)，或尙不能無疑。然此疑並非在於日語之偶有一二孤立，華語之偶有一二膏黏；實指最古的兩國語，究應如何作形態的分類 (Morphological classification) 而言。於是日語全與韓語同系之說，自然成第二次的問題了。

茲便舉一有趣味的例，來看看中國字在日文內所表現的中、日關係。日語稱有趣爲 *omoshiroi*。用中國字寫來，便寫面白二字；而將一音語尾，用日本字母記於白字之下。此自表面觀之，當然純屬日本式的表現；與中國字原義似乎無關。然出三藏記集卷第十三竺叔蘭傳，記叔蘭上人飲酒之事云：

「時河南尹樂廣與賓客共酣已醉；謂蘭曰：『君僑客何以學人飲酒？』叔蘭曰：『杜康釀酒，天下共飲。何問僑、舊？』廣又曰：『飲酒可爾，何以狂亂乎？』答曰：『民雖狂而不亂，猶府君

雖醉而不狂。』廣大笑。時坐客曰：『外國人那得面白？』叔蘭曰：『河南人面黑尚不疑，僕面白復何怪耶？』於是賓、主歎其機辯……」

愚意此面白好像便是彼面白的來源。蓋此面白，在當時必有其特殊背景；在此一問答中，亦正好有誘啓趣味的力量；甚或即用此代替趣味二字，而更覺雋永，亦未可知。叔蘭是外國譯經高僧，以晉元康元年，譯出放光經、異維摩詰十餘萬言。日人最與佛書接近，自然也最注意和尚的事。對於在中國的面白和尚，當更覺得「面白」。所以有意無意間，便習用此詞了。中國事，有自覺重要，而爲日人所疏忽的；有自覺不重要，而竟影響了日本的。所以面白一詞，在中國雖無此用法，自不能決日本之必無。自己之注意自己，並不與被人所注意的，完全相同。這或者也是真卓別麟反落在第三名的原因之一了。我湘俗迷信靈官神最難奉侍。形容難於交接的人，則曰「蠻（很）靈官」，或曰「有靈官氣」。靈官神名，在此遂變了性質。日文之面白，豈不正與之同。故雖發音應當別議，但不得因未用「音讀」，即謂其別無取自中國之理由。猶之湯粉蒸肉，通心粉拌椒、蒜，美國原不如此。而美貨既入中國，是多可供中國式的妙用的。

上所舉例，似可象徵中、日間一些隱微關係。然愚意惟在表示雖一名、一字之微，必由其所託之整個情境，而定其作用。尋求語源、字源或中國字在日文中的用法，皆不可僅僅考慮某字、某語之本身，更應特別注意其所託之整個情境，方能知其真實。且研究日本事情而發見其與中國的關係，實不僅裨益中國人自知之明，並可供模仿心理學、社會心理學、過失心理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許多參考的。

本書考證字音，雖曰遵照黃先生遺說，但恐未得真傳，又多曲解，心中常感不安。且東、西不分，郢書燕說，固夫子所嘖呵，亦同門諸公所不齒。倘蒙碩學高士，正其疵而憐其所以疵，使燕、郢各得其所；庶幾先師莞爾，桃李無言。後學心香，如此祈禱不已。至於其他問題，自亦切請讀者指正。

更有言者：在今日中國學界，日本史之研究，或尚在草創之期。本書適成於此期中，加以私人之疏

漏，所以「草創期」的缺點，自更不能免除。何況自初稿以至修訂，皆在抗戰極嚴重關頭。生活萬分不安。文獻無從采輯。在初，即唐書、通典之類，亦僅得汪生滿白、唐生澤映等，自遠方鈔來。其他書誌的缺乏，更不說可知。有時爲求一二字證明，竟幾乎喪了生命。所以只好盡力自圓其說，勉強成篇。迨歷盡苦辛，才於卅三年秋，在湘西沅陵，刊成初版。因縮小篇幅，減輕印刷困難，詞句乃更節約；僅於澀晦中，宣大意而止。翌春，稍稍補訂，然已無力再刊。便依友人指示，鈔成送請教育部審議。以期自己對於所作，略得客觀認識。旋又補入遣隋使小野妹子名義問題，與日語 *Route*（鄉里）的語源、日語「音語根」所通轉之諸語。原稿太不明暢的地方，並加增刪。但重鈔、再送，時在年餘以後。學術審議委員會復函略開：「經專家審查，交大會決選。原稿已勿庸調換。」等語。本年四月，遂授予學術獎勵。惟專家高見，尙未得聞；自顧茫然，總覺微幸而已。

今所付印，雖係修訂之稿，但與初版相比，則詞句改易，十之一二；資料增補，十之二三；而概成於抗戰勝利以前。編制、論斷，也無更改。蓋因參考書籍，實未增於此時；印刷艱難，則仍同乎曩日。是不如藉此保存抗戰色彩，紀念成書苦情爲佳。友人吳培元先生、李仲瑩教授，或勉以詳作說明；或教以改成白話；今因上述諸難，都慚未能做到。惟第一章內，曾將近人戲譯之某一、二英語，當作譯義外鑠的變體。承同事邱有吾先生戒勿戲論，並加減一二字以助修詞。今皆從善。

成書既如此多苦，若無他力，本願難成。茲蒙列入湖南大學叢書；又蒙前輩楊教授賜序；實深榮幸。更得親屬、友朋，都來協力，一一細述，轉恐難周。惟存心默禱：盡未來際，續此善緣！

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。張秀勤自序於普向園。

國立湖南
大學叢書
日本史正名篇目錄

序一		一
序二		一——四
第一章 緒論		一——四
第二章 蝦夷（本章計六節）		五——四二
第一節 蝦夷與毛人	第二節 愛瀨詩	第三節 蜘蛛與雲
第四節 中華語之蝦夷	第五節 鰕	第六節 鬚
第三章 倭（本章計三節）		四三——六二
第一節 倭與倭奴	第二節 邪馬臺	第三節 委面
第四章 日本與大和（本章計三節）		六三——八四
第一節 日本	第二節 武后封號	第三節 大和與舊稱之含接
第五章 結論（本章計二節）		八四——一五
第一節 日本名義與日本國家之發展	第二節 語源疑義舉例	
正誤表 附記		一一六

日本史正名篇

張秀勤 著

第一章 緒論

王充論衡書虛篇曰：「夫郡國成名，猶萬物之名，不可說也。」至詰術篇論姓氏之自由，則以信、義、象、假、類五端，推尋陳跡；正說篇考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朝號，則去盛德之潤色，而反觀其本初。是皆能於不可說之中，不期然而取匡謬正俗之效矣。夫名者，實語言意識之樞機，社會生活之標幟；其文質精粗，雖無固宜，而興替流變，自有因果，固亦歷史之重要現象焉。曷觀夫傅祿格(G. C. Flugel)之著服飾心理學(Psychology of Clothes)也，嘗首揭安耐妥傅朗士(Anatole France)之言，以啓讀者深省，其大意曰：「婦女衣裳之能表現未來文明，且有勝於騷人、哲士、預言家所言者。」用知體態之實際，雖難直接構成歷史之判斷，而已爲學者重視若此。何況名之藏諸心，習諸口，又即所以直接供吾人屬詞比事者乎。故語言社會學(Sociology of Language)所論，大抵以名詞爲主；由名詞之變遷，而世運可逆睹也。若夫一國之名，則非獨以繫內外視聽，亦以見古今沿革；其重大在尋常諸名之上，焉可不悉心究之。

白虎通德論禮樂篇論蠻夷之名曰：「聖人本不治外國，非爲制名也。因其國名而言之耳。一說曰，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。夷者，儻狄無禮義，東方者，少陽易化；故取名也。」

「（四部叢刊本）然夷有仁意，似非徒譏其短。（詳見說文第四上羊部羌字說解。）短長姑置不論，命名要不外翻譯與創作二途。而翻譯之中，又分純音、純義、音義相近、音義雜奏，音內義外五類。音者，專屬一方；義則兩方所同也。譬之沙門（Sramana）、比丘（Bhiksu），在我無義，徒以音顯。上人、乞士，遠離原音，乃以義傳。而僧字從人，僧伽（Samgha）之略，或沙門之反切，則於兩方音義，具體而微，堪稱相近。至以沙彌尼（Sramanika）爲尼姑，是雜奏矣。他如芬蘭之於Finland、瑞士之於Switzerland，其音恰同；其義迥異；然我欲求雅馴，遂以成語巧配原音，去其參差，鋤其封畛，俾便于唇舌，故爲外鑠之義也。凡斯五類，前人之述備矣。而王氏所舉五端，倘亦施諸移譯殊語，則恐不失爲依音選字之一通例焉。」

惟古代遠方，艱於重譯，必欲名由我創，終憾事少可憑；應從闕如，不致妄作。然歲時見獻，焉可不書。倘非別賜封號，則與其躊躇於主客之間，孰若選我之義，遷就彼音，聞音知義，兩全爲上。是則史家修詞之舊例矣。夫直據彼音，翻譯之規也。不失音，而仍須選字，接近創作矣。二者合而歸一，則取譬相成之法，察而見意之功，於此兼備；且既非全出自我，而又一若我之所加；紀實與潤色並重，理宜如斯；更未嘗外乎中華造字立名之舊章也。故荀子正名篇所謂：「遠方異俗之鄉，則因之而爲通者，」意在此乎？

孔子有言：「文甚質則史。」名之不文，其亦不足與言史乎？觀其微婉而多切，流靡而非淫，曾不欲以濁穢卑賤之名，加諸遠族；則史風尙文，自古然矣。荀籀繹之，此外復有三事：一曰，載記之勤慎，唯恐遺人之長。毫毛之美，春秋嘗采及矣；豈彼遠裔，果一

無足取乎？蓋未必盡爲言語之次，空生虛妄，如論衡虛書之所譏也。二曰，言德之實踐，不以蠻貊之邦，遂可任意施以惡名，致違忠信篤敬，柔遠綏懷之教。三曰，言靈之信仰，懼語焉不祥，足招惡祟。此殆出於傳統習俗也。合此三事，本之尙文之特性，則譯也，創也，凡加諸遐邇者，乃多吉祥之詞矣。抑我國人，於外來文物，輒喜並育於兩歧之間，變化於本然以外；此中消息，又得由命名心理中見之。

迨夫一名既立，登之簡牘，行之民間，歲歷縣陵，習焉不察，或字形孳乳，或語言變音，後生乃望文生義，晦厥初旨矣。故於班氏所記，若僅叩一端，或又拘尼不以意逆，則胡由以得言詞之情，而洞達名中之實。亦唯有「不可說」之嘆而已。水經資水：「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。」注：「芳風藻川，蘭馨遠馥，俗謂蘭爲「都梁」，山因以號，縣受名焉。」是則音仍舊貫，字歸雅馴。酈君窮此本源，正足以辨先代之疑傳，教後生以隅反。惜乎子雲早亡，輶軒失職，此雖中土遺語，義且久湮，況彼域外殊音，焉能詳紀。故縱見片光吉羽，亦難擬夫巨響洪鐘。伊惟餘杭章先生，宣千古之奧，董十方之奇，弘斯絕業，創爲律洌。其新方言釋言曰：「國族命名，本象其聲，夏、楚、吳、揚是也。」善哉，非知言之哲，孰能躋於此乎！後有作者，無得而外之矣。

竊又觀語言之所以，其內容本甚繁賾，若但視之爲音之系列，則儼然一物理現象也。然此音之系列，由發音器官之筋肉運動而生，且入耳而始成聽；則又有生理現象存焉；筋肉運動之連結，及音之說明，皆出於吾人之精神作用；則又有心理現象存焉。凡此諸現象，本可各用爲研究之一體。然若問語言之所以，則仍各有所不能答。卽綜合觀之，亦未見

能究其極也。蓋語言本爲「社會之事實」、「社會之制度」；苟欲窮其所以，則語言社會學尙矣。法人涂克夢（E. Dardheim 1858-1917）氏主編社會學年報，其第九卷（1904-1905）中，有馬賚（A. meillet）氏作名稱變革之理由（Comment les noms changent de sens）一文，殆亦語言社會學之一先例也。若在我國，則荀子正名篇所論，其斯道之初祖歟。

茲篇之作，既本諸章先生新方言之啓示；復妄自模擬語言社會學之態度；以爲日本國名，表裏殊途，宜加辨正。疏觀大要，可得而言：一曰倭，二曰日本，三曰大和；而蝦夷、毛人爲之先焉。自彼艸昧，以及後世，其間民族之形成，國家之萌始，皈依漢化之實況，並皆得資爲綫索。且以知雖一名之微，亦自有日本歷史之特色。唯理亂以成章，斯可因微而之著，故史學與語言社會學，正有其共同之準備課程焉。

夫名由實生；義以音顯；語源名源，有時如一。苟得其語源，將更有利於命名心理之了解矣。況語言者，亦文化現象也。知語言之始末，又可見文化之一端矣。茲則僅就名之所因，驗諸日常口齒，以尋其友紀；本諸故書雅記，以察其根株；用明夫島人缺色，本與姬漢不遠。更進窺彼思考之格式（Gestalt），政教文物之因革，蓋亦數我家珍焉。其孰不驚歎於華夏之培育四裔，誠有偉大不可思議之功力乎？而治日本史者，苟自其名始，則尤合乎自然之心理程序也。

第二章 蝦夷

第一節 蝦夷與毛人

今日東海彼岸之異種，保餘喘於北海道(Hokkaido)、千島羣島(Cheshima)兩部、庫頁島南部(今日本書作「樺太」讀作「Karofuto」，意即唐人島，本爲我國領土。)者尙有萬餘人。因性病酒毒，嗣續既少，且日受日本人同化，命脈承傳，不絕如縷。亦關心民族興亡者，所低迴歎惜也。此異種人，舊習相沿，皆以蝦夷稱之。其十之八九，散布於北海道一地。北海道者，日本北部最大之島，西北端隔宗谷(Soya)海峽，與庫頁島相對；南隔津輕(Tsugaru)海峽，與本洲(Honshu)青森(Aomori)縣相對；舊名蝦夷(Iso)島。久已視爲蝦人之故鄉。明治以前史籍，則多謂人種之名，即因此地名而得。是近世以上，彼國人於此名之失考，亦可想見。今則其地利全爲日本人占有開拓，蝦人雖多於他處，亦唯可憐可憫，四體勞瘁，聊以庸工自安而已。千島羣島，即在此島東北，大小共三十一島，蜿蜒於北太平洋與霍次克(Ohotsuku)海之間，形如弧線，適與庫頁島隔海遙對，一若以庫頁島爲此弧線之圓心者。其極北一島，名占守(Shumushu)，隔千島海峽，與堪察加(Kamchatka)半島相鄰；極南一島，名國後(Kunashiri)，隔根室(Nemuro)海峽，與北海道東北端相峙。羣島皆海風荒暴，較北海道尤寒，冬季竟占全年四分之一。蝦夷之栖居其間者，不過五六十人。厄於天時地勢，僅得純事漁獵，原始舊觀，因以保存不少。其在庫頁島者，約千五六百人，則頗多西北利亞風習。凡此三地之蝦夷，雖語言習俗

，大體本同，不過因間有出入，仍可依地域細分爲三類。除此以外，世界任何處之人種，恐無有以蝦夷名者矣。然今之蝦人，膚呈黃色，眼珠亦近於黃，鬚多而髮作波狀，眉根隆起，眼窩深落，凡此諸特色與其全身骨格，若自人種學、考古學之標準觀之，本未必與古之所謂蝦夷完全相同。今之日本學者，乃稱其先民曰泛蝦夷（Panainu）或古（舊）蝦夷（Ainued），以示與今有別。然此「泛蝦夷」與「古蝦夷」，本混合化成之義，尙包括倭土石器時代，體型與現代日本人極相類之人種，非僅指此蝦夷一種而已。其詳各先後見松本彥七郎氏之日本先史人類論，長谷部言人氏之石器時代住民與現代日本人兩文。（各載歷史地理雜誌第三卷第二號，人類學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十一號。）惟此兩名，專爲辨別古代人種而設，乃科學所推求，非古代史籍所原有。本篇則但指沿襲之舊稱，無分乎人種之新舊。彼咽其異，我據其同，旨趣各殊，本無軒輊。

杜佑通典卷百八十五邊防一東夷上：「蝦夷國，海島中小國也。其使鬚長四尺，尤善弓矢，插箭於首，令人載之而立，四十步射之，無不中。大唐顯慶四年十月，隨倭使人入朝。」而新唐書東夷日本傳，則於夷字加虫旁，作蜺；所言亦略同於通典。惟僅繫年於永徽以次，未若通典之詳聞耳（與通典同據乾隆四年校刊本）。王浦唐會要卷一百蝦夷國一節，亦載此事。太平御覽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七百八十二蝦夷項下，復記其時爲明慶四年。明慶者，據李兆洛歷代紀元編：顯慶，本又作明慶或光慶。是皆足証通典之不誤。顯慶四年，卽西歷六百五十九年。在此以前，似未見蝦夷入貢之記載。而蝦夷一名，著錄於我正史者，當卽以新唐書爲始也。

惟蝦夷之爲異種，其映入我國人心目中，必早在唐代入貢之前。宋書卷九十七東夷倭國傳，倭王武遣使上表，表中有東征毛人五十五國云云。原蝦夷在彼方初無確定之名，求之上國，則詩小雅角弓，詠及髦蠻；左傳僖公二十四年，國名毛聃；山海經海外東經大荒北經、淮南子墜形訓及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引神異經，又皆言毛人之事。（此非謂髦蠻、毛聃卽爲毛人，不過專就「毛」字言之耳。）蝦夷或有使人聯想及毛人者，自易同得此名。此表既純係當時流行之駢文，或經我史臣別加潤色，或本卽出自冠帶文士之手，遂以我國向所通行之名名之歟？故後代史家，有直謂蝦夷卽係毛人，而從未加詳盡說明者，殆亦因於此也。余以下所說，並非不顧及蝦人之多毛，惟以偏執多毛一端，所論必難免迫切，演變之眞象，將反因以蒙昧，遂不惜反復辨正之。

然書舜典：「竄三苗於三危。」呂刑：「苗民弗用靈。」山海經海外南經：「三苗國……一曰三毛國。」郝懿行箋疏謂：「苗毛亦聲相近。」我國東南及中部之同胞，亦有以「苗」見稱者。（此別有解釋，非惡名。）今湖南常德人謂孩提好惡戲，不畏創爲「苗」。長沙方言，亦以「毛」稱行爲輕躁之人。此「毛」、「苗」，與彼毛人、苗人之「毛」、「苗」，究是否相同，且是否別有本字，茲不具論，然申引其義，當有互通處。是則倭王表中之毛人，果如山海經海外東經所記，「爲人身生毛」者乎？抑僅質野弗用靈之謂乎？新唐書東夷日本傳又云：「南西盡海；東北限山；山外卽毛人。」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外國日本傳，記日僧齋然之言曰：「國之東境接海島，夷人所居，身面皆有毛。」此雖皆已較詳明，然李唐趙宋以來之事，非經探索，尙難以之推定。劉宋以前彼方渾沌之局

也。

日本最初史書古事記中卷神武記忍坂大室屋之部，有「土雲八十建」(Tsuchikumo yasotake)之名，注云：「訓雲云具毛。」(據名古屋眞福寺藏本)此注爲記中原有。蓋日本人以具毛(kumo)一音，讀找之雲字也。「八十建」即八十勇士之意，土雲人者，通說相傳，本爲古代某酋長東征時之勁敵。然既以具毛二字注其名，於是「毛」之含義，又多一番可供推測之處。蓋漢字雖以寫倭音，而倭音非全不顧漢義。某一名物，久著錄於上國，苟有類之者，遂不爲之別立新幟，亦不詳究其實狀，但使之逆附舊稱，便於耳目，殆亦彼方文獻中所常見者也。不然，與「毛」音近之字正多，且又未明言身體多毛，何致獨以此字當之。豈非義雖各別，而適有以同歸此一字者乎？

說文第五下矢部解矢字云：「古者，夷牟初作矢。」山海經海內經郭注引世本云：「牟夷作矢。」後人見善射者，必易聯想及此名也。而通典與新唐書之於蝦人，又皆獨標其善射，一若此乃唯一之特徵。凡特徵與得名之由，往往相關最切。而蝦人此種特徵，必非至唐代始然。或稱說者，亦欲比之於古之矢人，故以「毛」名之耶？毛之與牟，古音既同在明紐，而蕭豪兩韻，復相旁轉，豈非一想即得，且又易於使之兩相類化(Aperception)而收宣揚之效果乎？且左傳昭公十二年之王孫牟，杜預春秋世族譜則作髦。蓋此類相近之字，早有混同之趨勢矣。故假定彼土最初之毛人，實含「毛人」「質野」「土雲」「善射」之四類，方得免於削趾適履之譏也。(質野又得爲其他三者之共相。)蓋毛人縱因多毛而得此名，然其中既又含有未必多毛者，則此名要不得爲多毛者所專有矣。何況以今日實

情推之，蝦人不過以鬚長特著耳。其他各部之毛體，并不如吾人想像之多乎？更何況今體質既異，不得即謂其體毛尤多於今日乎？郭璞山海經海外東經注，記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在海邊所見，雖係毛人之一種，然觀郝懿行箋疏大荒北經與高誘注淮南子墜形訓之相參差，則亦足想見其色相紛歧，似尙有不得即斷之爲蝦人者。

惟茲「毛人」，既含數義，而終爲蝦夷所獨享，此間實別有所因，可得而說；果如郭注大荒北經，「其人面體皆生毛」與否，本屬次要也。原宋順帝昇明二年，即西歷四百七十八年，其時倭人初建國於本州島大和地方，蝦夷之強者，猶在今關東奧羽一帶，直至後世，尙與之相爭不絕。（本州島內坂逢山或箱根山以東之地，泛稱關東。奧羽在關東之北；其極北即今之青森縣；隔津輕海峽，與北海道島相對。大和則相傳在今奈良縣境；屬關西。）日本書紀景行紀四十年，記東征蝦夷，且言：「東夷之中，蝦夷是尤強焉。」彼方史書所載古代之東征，其人物及時代，雖本諸口碑傳說，附和而來，不足爲訓，然大和與關東之相韻頗，關東強者之爲蝦夷，則不得不認爲實事。觀彼石器時代土器分布界限之儼然猶有存於今者，亦可仿弗其歷來悍然相拒之實況。惟其長此強悍也，浸假而特以此名顯矣。然此尙僅其一端而已。

據實際調查，蝦語稱鄰近之族，輒曰sham，敬僞則爲shishan（尊貴之鄰）；日本文獻，皆用舍毛二字著錄之，且加「O」音，而讀作Shano。今論毛人一名之來源，于此安可不問乎？原彼呼人之詞，轉而爲呼者之稱矣。此在中土，今猶不乏其例。楊雄方言卷十二：「鼃律始也。」新方言釋言：「萌芽亦始也，古祇作牙。後漢書崔駰傳，甘羅童牙而